每日論語　　悟道法師主講　　（第四五八集）　　2020/2/23　　台灣　　檔名：WD20-037-0458

諸位同修，大家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季氏篇〉第八章。

【子曰。君子有三畏。畏天命。畏大人。畏聖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。狎大人。侮聖人之言。】

「今日為你們講經，字字都講，中國文學也是如此，文理不懂，便不能辨別人說的是或非。注解很多，你們看了更不會進步。學儒與學佛相同，必求開悟。若於一節書悟了，對於此節書便可不忘。懂文理，就容易記。世間書中若名相很複雜的，能以佛經的科判分析，便可以不忘。」

「念的時候，要句讀分明，四聲清楚，抑揚頓挫，將其中的神情態度，都表現出來故。從誦讀的聲音，就可以知道他懂不懂。所以文經王沔（宋朝齊州人，每在天子前讀參加進士考試的人所作的辭賦，因誦讀音調明暢，經讀過的人多高中進士）一宣，多得登第。」這章書開頭雪廬老人就是給我們講要懂文理，讀經書抑揚頓挫要清楚，也要將其中的神情態度從讀誦就表現出來。書也可以像佛經一樣做科判。注解，《論語》的注解很多，我們看很多注解也不會有進步，反而造成很多不明白、疑惑的地方。這個地方我們要先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自己真正悟了，再去參考其他的注解，我們就知道哪個是可取、哪個是不可取。

『子曰：君子有三畏』，「君子有三畏，為什麼以下畏天命等，再用三個畏字？下文的句讀若再用此」，下面的文章句讀如果再用這裡這個，「雖然詳明但不簡要，文章必須通順暢達，而且簡要，不可囉嗦。」這是做文章的原則，要通順暢達，而且還要簡單扼

要，不可以很囉嗦，這是做文章的原則。「《論語》是子游、子夏的門徒所編的，經文的章法不可不知。最後二條狎大人、侮聖人之言更簡要，不說不知，也不說不畏，而且小人不知四字，在前文就沒有。」

「天命與大人與聖人之言，這三條有什麼關係？為什麼合在一起？漢以後的注解，沒有講到這一點。吾因為學佛的緣故，學過佛經注解的文理，再來看世間書，才知道是一樣。講解可以照著佛經的文理講，若筆寫出來就不可以。本來應該寫出來，知道其中所用的方法，才可以懂。《華嚴》八十卷，首句直到末句，都是一線穿成。」

「段落，要依科判的辦法講。宋朝以後的人不懂，以前的人懂，後人自作聰明，看不起前人，出新花樣，所以不懂。全在慢心上」，這個傲慢心上面，瞧不起以前的人，慢心，自己就障礙自己了。「《易經》說：謙受益，滿招損。」

「君子，指在位及求過學的人，都包括在內。世間的事，孔子處處講謹言慎行，堯舜治天下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冬天可履走在冰上，立春時冰薄」，冰很薄，「要持一根長桿行走在冰上」，要拿一根長桿探探前面這個冰厚不厚，如果冰不厚、很薄，杆子撐下去就會裂開。「一聞響聲，便可以撐住身體，這種事不經過不知。」所以說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「君子有三條恐懼的事，不是指畏敬，因畏與敬不同，如《中庸》云：恐懼乎其所不聞。什麼事恐懼呢？畏天命是第一條，其次是畏大人，第三畏聖人之言。漢儒注出天命等名詞，沒有說出其中的意義，宋儒注出微言大義」，宋儒的注解把微言大義注解出來，「反而把本義注跑了」，反而它本來的意義，微言大義的注解一注解，本意就跑掉了，就沒有了，「讓人更不明白」，讓人家讀了這個經文更不明白它的本意了。這是宋

儒他注解都是在微言大義，反而把這個經原本的意義注跑掉了，讓人家更不明白經的經義。

『畏天命』，「天命，《易經》說：作善降祥，作不善降殃。指人而說。又說：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。在善的上頭，增加累積，這與作善不同。下句的餘字與上句積字對應來的」，這兩個字是對應來的，「這善惡吉凶就是因果」。「因果是誰呢？就是天命。」儒家講天命，佛家講因果。「天有二種解釋，宋儒講微言，不講因果，孔子說有鬼神，而宋儒不敢說沒有。天命另一說法是自然、天然。再一說」，再有一種說法，「天有主宰，所以古人有說造物者，但是這與耶教的造物者不同」，這裡雪廬老人給我們講，這跟耶穌教（基督教）講的造物者意義不相同，中國古人講造物。「所謂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賞善罰惡，天有主權，人都怕。若說因果，或說沒有一個賞罰者，人都不怕。古人所說，有他的用意，但是天道好還，歷史都有記載。」

『畏大人』，「大人指在位者，對天命必須恐懼，不可違背，對大人也不可違背，必須有恐懼的心。聖人之言，也要畏之，不敢違背。對在位者何必需要恐懼？注解以為有權威，得罪便得禍，這種說法不圓滿。有注解說大人指有位有德，這個說法比較周全。至於對有權威的大人，自然就令人畏懼，孔子就不必再提畏戒了」，大家都知道畏懼了。所以孔子講大人有位有德，是有位有德的人。

『畏聖人之言。』「聖人無位」，聖人他沒有地位、他沒有權位。「聖人的言語，又何必需要恐懼？聽也不賞，不聽也不治你，何必需要懂呢？例如陽貨畏懼孔子的言語嗎？三者如何連起來？」這雪廬老人提出一個問詞，這三方面怎麼給它連接起來？聖人的言語你為什麼要恐懼？恐懼聖人講的話？你聽聖人講的話他也不會賞識你，你不聽他也不會去治你（就是去處罰你），那這樣何必需要

懂呢？舉出陽貨，他畏懼孔子的言語嗎？那這三方面怎麼連起來？下面一段：

『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』，「小人不知天命，小人沒有道德學問，不論是在位或不在位」，就是你有地位或者沒有地位，「對天命不懂得，所以不恐懼，因為不知，所以無知無識」，沒有知識。「小人對於大人、聖人之言知道嗎？既然不知天命，所以其餘二者也不知。」天命不知道，其他兩方面小人他也不知道。「人不可以不知天命，不知天命無以為君子」，如果不知天命就不能做為一個君子，不能做為君子，就是小人了，君子才懂得三畏」，小人他不懂三畏，他不知道。

『狎大人』，「狎大人，小人對在位者的態度，既然不懂天命，懂天命是第一學問，若懂得天命，那其餘的一切學問便都懂得了。一切學問，不外博之以文、約之以禮，禮很重要，所以吾在台中加上《常禮舉要》。」雪廬老人在台中蓮社、慈光圖書館，他在那個地方，在世的時候編了一個《常禮舉要》，這個很重要。「狎，一切不在乎」，狎就是輕慢、輕乎，好像一切不在乎，「無禮貌，很親密」，就是叫狎，這個是不可以，「所以對總統不能隨便」，因為他是有地位的，不能沒有禮貌，也不能不在乎。

『侮聖人之言。』「侮聖人之言，侮，侮慢，看不起，以為所說是廢話，用不著。」

「這三樁事能連起來說者很少。子貢所問貧而無諂、富而無驕，只說二條，彼此都有關係。」

「大人及聖人之言都從畏天命來，古代稱在位者為天子，天老爺之子，替天行道。天子詔書說：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。欽命、接受詔書要謝恩，因為皇帝是天給他的地位，要他來賞善罰惡。因為他從前做過相當的好事，今天成熟，叫他來幹。世間無聖人，是我

們無福氣」，世間沒有聖人是我們沒有福氣。「中國古來，多聖人」，中國自古以來出很多聖人，「例如天將以孔夫子為木鐸」。「眾生有福則出聖人來教化，聖人一言而為萬世法，不聽聖人之言，甚至取消，就是侮，打倒孔家店便是侮聖人之言。」雪廬老人在這裡特別給我們提出來，侮，侮辱這個侮，侮辱聖人的言語，甚至把聖人言語取消，不要了，這個就是侮。所以舉出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便是侮聖人之言。

「王安石說：天命不足畏。韓非、商鞅都是荀子弟子，李斯也是荀子弟子，他奏請秦始皇焚書，這都是門戶之見。宋、明、清篡改經典，國家都亡了，這是由荀子開端。自古文人相輕，有門戶之見」，自古以來文人互相輕視，有門戶之見。「例如揚雄不是好人，只因為他的文章好，所以後人稱頌他，這都是門戶之見。凡是國家出侮聖人之言的人，國家便亡」，國家就亡了，「都是第二代就完了，而且不得好死。」

「說性，說得對的除了佛家之外，還找不出一人。除了佛經便是孔子，孔子說性相近，沒有說性本善，也沒有說性本惡。子貢尚且不懂，孟子說性善，雖然與孔子性相近差不多，但是也不對。獨獨荀子一人說性惡，很難自圓其說，他說行善，皆偽也」，他說做善事都是假的，「這句話害死人」。「有這種奇怪的看法，因此教出三個壞弟子。」這是雪廬老給我們講，荀子他主張性惡，人家修善也都說人家是偽裝的、假的，這句話害死人。他有這種奇怪的看法，因此他教出來的弟子，三個都是不好、壞弟子。

「這一節書以天命為主，不知天命，無以為君子，小人因為不知天命，所以不畏」，他不知所以他不怕。「中國講五倫，對於元首也不畏敬。對聖人的話更不聽，以為廢話，以為聽聖人的話，是自找倒霉，不必做官發財了。」我們中國是講五倫，五倫的社會，

如果對元首也不知道畏敬，對聖人的話更不會去聽，以為聖人講的話都是廢話，如果聽了聖人的話就倒霉，就不必做官發財了，現在很多人這種看法。下面舉出：

「今日的西坡」，就都外國留學的，雪廬老人稱為西坡，「就像韓非、李斯、王安石之流，天命不足畏也，所以敢改經，罵盡祖師。朱子也是跟這種人同流，改《大學》，首開改經的端倪」。這個是改了後面出現很多問題了，雪廬老人特別給我們舉出來，讓我們能夠認識、了解這章書它講的主要的意義，舉出現前、古代的這些例子來給我們說明。所以君子有三畏，我們要好好來學習。

好，今天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